

从海宁路到武进路

陈荣力

一块湿漉漉的热毛巾，抚慰失眠半夜的焦躁和烦闷；

查房时，吴教授轻轻拍拍肩：“手术效果蛮好，你放心。”似一只结棍的救生圈，挽托起濒溺于恐慌中的精神和信心；

正中午，分餐阿姨扯着大嗓门：“人是铁饭是钢，多吃点，马上就恢复了。”像一声夏天的响雷，震醒昏睡在忧戚里的意志和坚定；

夜阑人静，从黄浦江上传来声声汽笛的鸣叫，亦如嘹亮的号角，激荡着我二三十岁的生命对未来的不灭企求和不甘沉沦病痛的茸茸青春。

而在被揪下暂停键的那些日子里，一老一青两位上海病友，给我以至给整个病房病友带来的温暖和鼓舞，更似一袭“梅柳渡江春”的信风，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普通上海人面对病痛春风化雨的人生情怀和乐观向上的生命底色。

老的是上海钢铁厂一位五十多岁姓周的师傅。周师傅热心、豪爽，说话也大嗓门，典型的上海工人阶级性格。他是工作时铁屑进入眼睛入院，属于眼疾中的外伤，也是病房中为数不多手术不久就可下床走动的病友。这也为周师傅的热心和乐于助人，提供了支撑。凡有新病友入住，周师傅都会在第一时间走到床边，详细告知你住院应注意些什么、手术后哪些又该特别当心。也有一些外地的病友既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上海话，于是查房之际及时做好翻译成为周师傅的第二职业。每天早上打开水，周师傅手里总会拎三四个热水瓶，不用问，除了自己那一个，其余的都是周师傅为那些尚需静躺在床上的病友打的。周师傅出院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留了他家的地址和传呼电话，“大家在上海有什么不方便，记得来找我啊。”周师傅人走了，声音还在病房中回响着。

青的刚三十出头，我们叫他小白，是上海一家里弄加工厂的出纳。小白整天乐呵呵的，从不忌讳自己的眼疾，从他的嘴里我们才知道，他的眼疾是病友中最重的之一。因视网膜巨大裂孔，小白已“三进宫”复发了三次手术。事实上小白自己也清楚，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已等于失明，再动第四次、第五次没有实质性意义，但父母不死心，于是我们荣幸与小白成为病友。小白平日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唱京剧。据说作为票友，小白还在上海广播电台录音播出过。查完房或午睡醒转，小白瓮声瓮气、韵味音厚的派派唱腔，让不大懂京剧的病友也知晓了唱京剧的还有一个裘盛戎。有一次又唱好京剧后我悄悄问小白：“你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不担心吗？”小白答：“担心也是如此，开心也是如此，何苦呢？再说一目了然，我不是还有一只嘛。”久病成良医，至少小白将自己心理的伤痛是治好了。

疾病、挫折、人祸天灾等对个体生活的突然被揪下暂停键，既是一种防无可防的生命无奈，也是不少人都会遭遇的挑战和大考。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我们而言，是史无前例的群体生活被揪下暂停键，我的眼疾自不能相提并论或简单类比。但在被揪下暂停键中，如何理性梳理、考量彼时的体验感受、情绪心路，怎样积极审视、拣拾当中的光明分子和正向基因，无论对个体抑或群体，怕多少都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顺便提一下，那年我一到上海便耽搁在海宁路四川北路口一远房婆婆的亭子间里。而我终于住进并成功手术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当时位于武进路旁。从海宁路到武进路，虽不是很长，当年为能入院，我近六十岁的远房婆婆，向她认识的一位一院员工求助时，走的正是这条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也是我从无助、绝望走向信心、希望的路。我想以此做本文的题目，至少对我自己，印象会深刻一些。

喝茶论水，雪水为上品。下雪时若真能扫些雪来用以煮茶，那绝对是件风雅之事。朋友对此想法十分赞赏，打电话来说他打算送黑釉大瓮给我，专门储雪水。这位仁兄家祖传三代开酒坊，最不缺那种黑釉大瓮——晋北地区，家家户户腌咸菜都用这种大瓮——个头远比武松在快活林里一把将蒋门神的老婆扔进里边的那口缸还深还宽。大不大？

古人喝茶，品水为首位。《红楼梦》有一回里写妙玉，从地底下挖出“鬼脸青”的花瓮，给宝钗斟了一罍茶。妙玉用这花瓮储存着那一坛子陈年雪水，是由玄墓梅花上一点一滴收集而得，埋进地足足五载，夏天取出也只喝那么一次。但这样的雪水，常人真想都没法想，更遑论喝。

几年前，我去南京参加某读书活动时专程绕道明孝陵赏梅。接连跑了几趟。头天看过，总觉得犹未尽。活动行程中有一站是大行宫，车行半路，窗外忽然下起雪来了，鹅毛粘片般漫天飞扬，司机掉头重回明孝陵。却是歪打正着。整辆车人一饱眼福。我自打回沪后难觅真正意义上的雪，风雪中的梅花更是平生头一遭。那柳絮般的白雪飘飘然洒落在梅花之上，从头到脚满树满枝，皑皑茫茫间隐约

雪中望梅，自然数红梅最好。红梅白梅，粉梅中再点一点儿绿萼。赏

梅也分时候。花一开，需趁早，景致各擅胜场。望着雪中那一树一树的梅花，莫名就想到以雪烹茶。但要想取梅花上的雪，拿什么收是个问题。拿手？用扫帚？或是借以焚香时的羽扫？想想还真不好收拾。一棵梅一棵梅紧紧挨着扫下来，那一瓮雪水得收到驴年马月？可见文学著作中的场景，无论如何清新脱俗，阳春白雪移入生活，大多都不切实际。

说到喝茶，明清两朝，清明节一过，最先进阶的茶叫“马上新”。具象而生动。快马逐日追风而来，能够享用此茶者自然非一般人。哪像现如今，南北物流动辄空运海运汽运，南方的水果鲜花运至北方尚鲜活如初，更别说是茶叶。

好茶需好水。古人觉得雪水纯净、自然，一尘不染。《金瓶梅》里有一回写道，“月娘见雪下在粉壁间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芽茶与众

布鲁诺走进屋子，一脸赤红的笑。我们去圣马丁运河。他用带着法语音律声调的英语对我们说，露出一口缝隙参差、被古巴卷烟熏黄的牙。

我们点头，小心地直起身，躬躯着走出狭窄的小房间。我们的朋友住在巴黎拉丁区最中心的一栋旧公寓的顶层阁楼，紧贴索邦大学古堡式的浅栗色墙壁。小屋有一个单人厕所那么大小，一张床铺几乎占了全部。倾斜的屋顶上吊着灯泡，一个美国牛仔牌品牌的购物纸袋松垮地罩着暗黄的灯光。屋里的我们安静地听音乐，目光躲闪着移向这纸袋灯罩上赤裸上身、肌肉纵横的男模特，呼吸着从纸纤维里渗漏出的性感与潦倒。

公寓外的巴黎夜空，欣然滑落自由与星光。布鲁诺大步走到路口，拦住了与星光，魔术师般偷来几分钟时光，坐在汽车上颠簸着穿过一座座列大石孔儿的桥，把我们送到了塞纳河的另一端。的士停在巴黎第三区的一座文献纪录馆旁；苍白古老的墙壁后方，历史露出神秘而难以预测的笑容。静谧街头，昏蓝的脚步，城市噩梦般对陌生人低语；仄仄的巷尾，回响着塞纳河空寂的叹息。我们继续往前走，跟随布鲁诺的声音，走向午夜巴黎。

布鲁诺心情很好，采拟巴黎人骄傲的姿态介绍这块区域。这是城市最早的一块商业区，比索邦大学所在的拉丁区历史还要久远许多。拉丁区的名字来源于几个世纪以前塞纳河南面这块学术区最常用的语言拉丁语，而再将历史纵轴轴往过去拉伸几个世纪，整座城市便是拉丁王国傍落在历史河床上的心珠蚌壳。公元前的塞广尼人（Sequani）向北方勇敢的王国求助，一起会战爱杜依人（Aedui），直到恺撒在高卢战记里用拉丁语写下他和他的勇士在塞广尼人的波流上践踏硝烟，渡河并桥，驰马飞奔。那时的恺撒没能看到他骄傲的文字在几千年后成了所有初级拉丁语课的教材，而那时的塞广尼人却隐隐感到他们短暂的胜利，含泪人却新文明的光芒。于是，岁月给了塞广尼人的虚妄一个寓意，水畔古老浪漫的居民悄悄躲在于意大利，也是拿破仑的故乡；眷恋故乡的英雄或许早已预见命运最后会把自己抛到另一个海洋孤岛，而为痴狂权力的独裁君主终究在自己的癖中丧命。“我希望在塞纳河旁，在我深爱的法兰西人民中安息。”1840年，法国人民从圣赫勒拿岛将拿破仑骨灰运回巴黎，在他成为欧洲神话以前最后一次为他而奏的鼓声中，把他的愿望与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敲成塞纳

很快就到了。布鲁诺提醒我们，一面加快了步伐。他脸上的赤红越来越明显，整张脸都呈幸福的玫瑰色，像是喝了红酒半醉半醒的少年。布鲁诺出生在西地中海的科西嘉岛，几个世纪以前属于塞广尼（Sequana）女神的心底；时常在塞纳河河滨上的巨石边歇息，塞纳河美丽而忧郁的宁芙女神。

今晚，我们漫步约隐的前方，是塞广尼女神爱护的。月光很清澈。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轻，好像脚下的小路渐渐与鞋底磨出了默契。我们一路沉默，以为这样听得见几条街区以外塞纳河上水波颤抖，能听见远方爱人的梦呓。可每每风起，河

圣马丁运河上的巴黎梦

顾文艳

水和梦境交织的旋律反映在宁静的夜空，布鲁诺就决定打破沉寂，继续他没讲完的历史。

这里原先住着一位炼金师。他指了指夜幕下显得尤为突兀的一栋石头房子。他这句介绍里简单的文字组合瞬间变成了一座城堡。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浮士德似的老学者，手扶窗栏，在楼上捕捉我们的目光。秋夜月光衬和他的白发苍苍，发亮的眼睛里有一片金黄的沙漠。我们期盼着他忽然将冰冷的石屋变得金碧辉煌，他却嘲讽地动了动嘴，微笑着看向面前的塞纳河边的杜伊勒里宫。我们往那里看，看到十六世纪国王遭嫉妒美第奇王后离开卢浮宫，搬进崭新的奢华；看到法国大革命后的路易十六，仓皇逃出凡尔赛宫，逃入泡沫梦境；看到拿破仑骑马凯旋，鼓声震耳，疏狂直视历史残酷讽刺的重复——直到1871年，塞纳河畔烟花般缭乱的猩红——火光将整个河面照成一面纯金的镜子，河水被自己过于绚烂的倒影迷惑而清然。被焚烧的宫殿，不断消亡再不断生长的历史与文明。我们怔怔地看着，直到塞纳河忽然干涸，成了炼金师眼里金子做的沙漠。我们惊讶地回过头，炼金师已经不在这个窗口，而这幸运的石楼也没有被炼成光影幻漫的赤金。

到了。布鲁诺还没出声，我们就听见了这个声音。好像就只有那么一瞬间，拐过最后一个弯角，走过最后一条斜巷，穿过最后一个广场，绕过最后一尊雕塑，掠过最后一对坐在咖啡馆外的恋人，圣马丁运河流到了我们面前。所有到过巴黎，在艺术之桥摄影筑锁，在路易菲利普桥上感慨沉思，在塞纳河边慵懒的书摊驻足过的人都道，这从来不是一条平静的河。塞尚在塞纳河深处找到奔腾的深蓝，莫奈用画笔拥过她歇斯底里的颤动波光。塞纳河从来都是在巴黎特有的风沫中流注，在午后打碎阳光，在深夜唤起神秘与恐惧。

河边一块青石。

布鲁诺身上没什么与这位英勇的独裁者相似的地方。他出生在法国当代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在巴黎长大，自知可以被归类于“巴黎人”（Parisienne），却一点儿也不想被这么归类。他见过许多重要的人，去过很多国家，会说多国语言，偶尔会有点得意又不伤感地揶揄自己的贵族背景。十多年前，布鲁诺接触到藏传佛教和东方哲学，于是开始每天冥想。他认真地告诉我们，今天的巴黎夜游也是他抽出时间来参加的，因为他非常忙，每天会花上八小时在他公寓旁边的树林里冥想。

我们自然非常感激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带我们夜游，于是也不再怪罪他的声音总会盖过塞广尼女神在河边浪漫歌声。我们继续跟着他走，跟着不愿等待我们，更不愿等待巴黎人的时间踏步。我们那位房屋狭窄的朋友是个鼓手，也爱歌唱。他和着布鲁诺的讲解，哼出了陌生却令人欣喜的曲调。也许一座城市总需要一个精神性、象征性的抽象概念。这个概念没法被文字掩饰，只能在一个个几乎不存在的尾音上方停靠歇息，被满急的水流撞在一座街衔接着这片土地的桥洞里，连贯地吟唱起城市动人的故事。

我们自然非常感激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带我们夜游，于是也不再怪罪他的声音总会盖过塞广尼女神在河边浪漫歌声。我们继续跟着他走，跟着不愿等待我们，更不愿等待巴黎人的时间踏步。我们那位房屋狭窄的朋友是个鼓手，也爱歌唱。他和着布鲁诺的讲解，哼出了陌生却令人欣喜的曲调。也许一座城市总需要一个精神性、象征性的抽象概念。这个概念没法被文字掩饰，只能在一个个几乎不存在的尾音上方停靠歇息，被满急的水流撞在一座街衔接着这片土地的桥洞里，连贯地吟唱起城市动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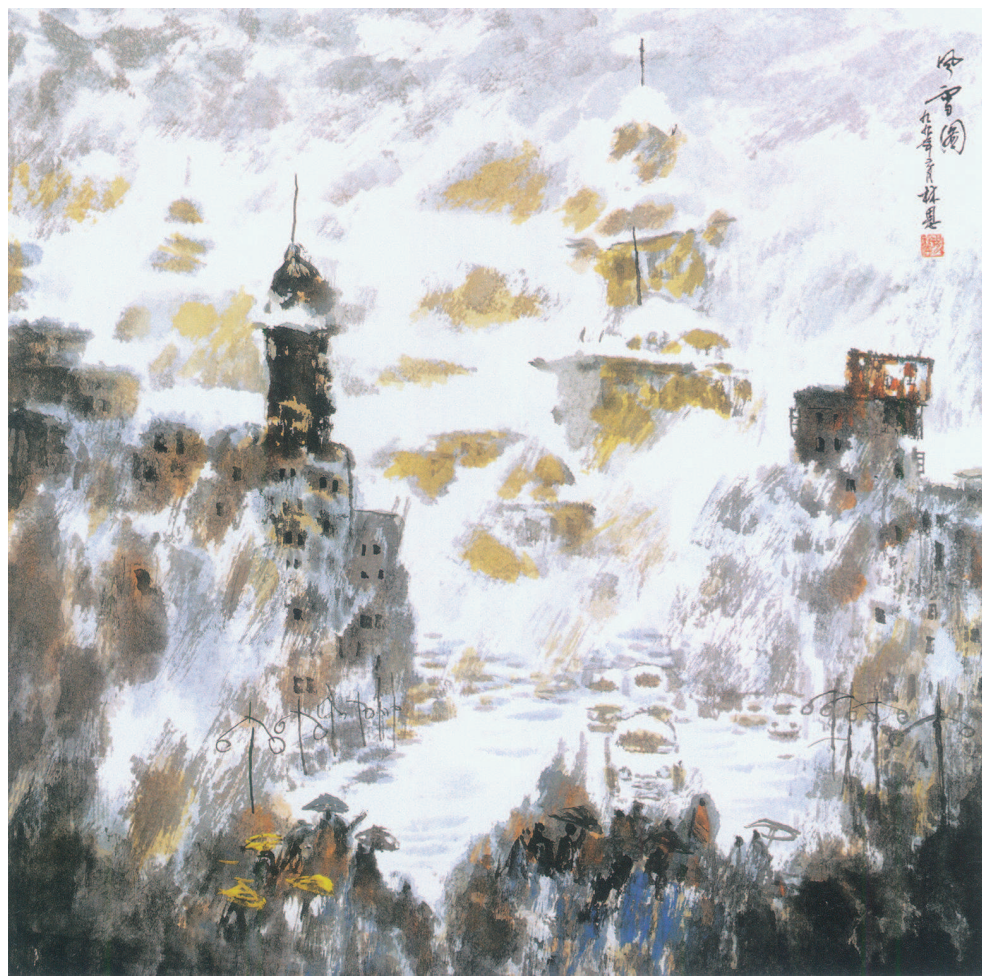
她不是那么沉静！仿佛忘记了城市中心不愿结束的忙碌与忧郁；她是那样清澈美丽，竟不再因自己倒影出的城市而面脸惊悚，竟不再为倒映出的繁华与贫困而羞愧。我们仿佛看见塞广尼女神那深不可测的青色衣袍，看见了她头顶闪亮的冕冠；她的唇间含着一个酝酿多年的吻，本想留给海峡口自由殉葬的爱人。

可是，你们也是我深爱的人！她忽然哽咽着唱出了一句古老的歌谣。在发声的一秒，她把吻给了桥上所有需要希望的人，所有在炼金术中干渴绝望的你们。巴黎，她把仿佛在冥想之中归真的自己留给了你；从此以后，你将不再惧怕嘈杂浮夸，而我也将热爱我倒影中的最美的你。

我们有共同的使命，我们都需要在这个梦境一样无意义的真实的世界里寻找我们的意义。布鲁诺低沉的声音像一条抽象的不存在的丝线，水光粼粼，将其牵引在我们的耳边。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一起走上了一座桥——这座一座隐形的桥，横架在圣马丁运河上。这时的景象类似阿姆斯特丹或者威尼斯中心交错的小运河，梦幻般地映出路边街角的灯光。可此时圣马丁运河上的巴黎梦比阿姆斯特丹过于杂乱无章的梦还有威尼斯过于斑斓华丽的梦更真实；我们看她在红绿灯口曲折绵延，看她轻轻汇入远处波动流彩的塞纳河，最后，流入每一个巴黎人真实的梦。

布鲁诺闭上眼睛，他说他想冥想五分钟，消失五分钟。我们问他要怎么做。他说你们可以看着对面一栋楼上一盏灯光，看一会儿，闭上双眼，眉心中间会有一个橙黄色的光点，然后你试图留住那个光点，你就会进入冥想沉寂。我们和布鲁诺一起看远处楼上的灯光，几十秒后闭上眼，好像真的在黑暗深处可以看到之前那个光点。可过了几秒，光点消失了，冥想也到此为止。我们转头看向布鲁诺，他双眼紧闭，在水光中，慢慢消失。

“天空正在倾泻黑暗，世界陷入悲哀麻木。”我们的脑中出现了波德莱尔十九世纪末的巴黎梦。整座城市竟忽然像布鲁诺一样，渐渐凝固在圣马丁运河一座桥上的片刻。倾刻月落，布鲁诺完全消失了。这座梦一般真实存在的城市也一点一点消失在迷人的塞纳河上游，一抹赤红的笑。



笔会

风雪图 (国画) 祝林恩

风雪送春归

王蓉

人吃……”这自然也只能是于文学作品里窥探的意境——太湖石上的雪“甚厚”，想必那地上落雪也不薄，那吴月娘一双小脚踏踏厚厚积雪，还亲自扫，雪雪的器皿就那么个茶罐，跟黑釉大瓮简直云泥之别，关键是那点点的雪煮成水用以烹茶，该如何分与众人吃？

《金瓶梅》里所描写多为明代之事。故事流转几百年至今，无论世事与人事，乾坤颠倒也外乎辗转纠缠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情与欲”。物质的交杂精神的，万变不离其宗，是个人就得生活。曲高和寡，流绪微渺，终究难逃这十几个字。只是那吴月娘若能穿越到今天，无论如何不曾想到的是，人还是一样的人，那雪却早已不再是她扫取过的“太湖石上甚厚的雪”了。

去年清明，趁着出差特意回乡一趟。难得遇到下雪。下得挺大。清晨醒来屋顶上起码有尺多厚。心血来潮

之时突然想到喝茶。说走便走。纠集三五好友直奔西山取雪去。把雪的浮层小心地拂去，最下边那一层也不能用，折腾半天总算取回茶桶，抬进屋内让它慢慢消融。谁曾想，原本洁白的雪一旦化成水，桶底子上厚厚一层泥沙。想起汪曾祺先生曾在文章里写过“坐水”，太人把煮水就叫坐水。待我与友人用这仔细清理过几遍的化好的雪水品茶之后却大失所望。那茶喝进嘴里简直说不清是个什么味道，煤烟味夹杂着一丝丝锈味，土腥气很重。等于白瞎了那些金坛雀舌。

水之好坏，就在其是否纯天然——有无污染。如今哪有好水，过滤后的自来水煮出来照样一层厚厚的水垢，喝着齁嗓子。没有比较便没有伤害。即使是那跑泉水的水，如今也比不过瓶装桶装的纯净水。眼下全球气候变暖是不可争的国际性难题，雪水重污染之下变得苦涩，泉水亦不再甘冽。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简直不能想，也不敢细究。

我每天的生活中从清晨第一杯茶开始。喝茶多用纯净水。小瓶装的一瓶不够，再开一瓶。这是绿茶。喝红茶就直接用过滤过的自来水。上海的自来水水质也大不如前，但还是要比太原的水好到天上。随手泡从早到晚咕嘟咕嘟煮着，想到“真水无香”。

春节过完，又到了赏梅观梅的季节。晋北地区虽说没有傲骨嶙峋之梅花的疏影暗香，但福建漳州的水仙总是不缺。幼时记忆中，父亲一天到晚总闷在书房，小憩纳阳，读帖听曲，写字画画，恨不能连吃饭睡觉也关屋里。书房面积不大，书桌却极宽，推开门迎面一个很大的笔架，细的粗的种种笔。还有牛尾笔。有种乱糟糟的烟火情趣。靠墙一人高的瓷瓶里插着几丛枯黄的芦苇，盛夏时更换为几株枯干的荷叶与莲蓬。吊兰站在高处，参差披拂，绿萝碧翠鲜活，漫腾腾从瓶里爬出来，再漫腾腾爬到别处去。

每逢过大年，父亲照例总是抱一本书守岁——洗过澡，理过发，精神抖擞地坐在书房里读书。案头上的一盆“金盏银台”开得正好，其香扑烈。顶柜上那两尊佛手早已干瘪，香味隐隐绰绰，趁人不备飘出来，一股一股直往鼻子里钻。父亲谈及兴起时便提笔作画，画一幅《百合迎春》，画面上题几个字——“翩然悄逸溪石中，一袭白香邀人来。”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